

作家的学问

□ 云南 汤云明

不久前,收到安徽芜湖作家蒋华寄来的《轻风花满檐——中国古典诗文札记》,这本30万字的著作,不是散文、小说、诗歌等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体裁的作品,而是古诗文的学术文集。一个非科班出身的作家,却能潜心研究某个领域并出版专著,给了我极大的启示和鼓励。我认为,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学问,这本书完全可以作为鉴赏古诗文的教材。

相比之下,我有些汗颜,在这个浮躁和功利社会中,为了生活和工作,却没有静下心来认真地读几本名著,也没有深入地研究过国学,心中虽有崇敬的章太炎、陈寅恪、钱穆、王国维、季羨林等国学大师,却没有认真地读过他们的几篇文章。虽然自己也还算个作家或文化人,但每天接触到的都只是快餐文化或传统文化的碎片。

写作25年来,在全国近千种报刊或文集选本上发表诗文3000多篇、首(次),但回想走过的路,我觉得还是有些功利心,为发表而写作的多,为做学问而写作的少。所写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大多数是生活的感悟或定格社会生活中的某个闪光点。这些叫做纯文学的东西,肯定也是经过大脑思考和长期的知识积累的产物。但我感觉它和做“学问”还是有些距离的。因为我认为,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人不是只看发表量,还要看文章的影响力,要看对这个领域进行严谨地研究的深度和广度。不然,它和写几句俏皮话或顺口溜就被推崇为好诗的人没多少区别。

文坛上就有这样的人,并且还不在于少数,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功底,甚至于还会经常写错别字、念错字音或者犯知识性错误,有的人连中国历史朝代顺序也弄不清楚,凭着某些方面的特长,突然写出几句俏皮话或者是一些很牵强、很哗众取宠的文字,就被一些人推崇为好诗文。也有的作家故弄玄虚,故作高深,东拉西扯地组合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分行文字,就算是好诗歌了。

因而,这些年,我加强了对文史类和文学评论性文章、著作的阅读和学习,也时常受文友之托,写一些序言、书评或读后感之类的东西。我觉得这样很好,它和“书非借不能读”一样,只有受人之

托,决心为人写东西,才会静下心来认真地去阅读和体会一下这本书。否则,每年收到的大部分赠刊、样书,基本上都只是浏览一下就放入了书柜。

说起做学问,又想起多年前的事情。大学毕业以后,我被分配到一家国有中型化肥厂工作。因为写作上的特长,我本是学企业管理的,却在党委宣传部一干就是10余年。后来,企业由于改制成了民营,要削减政工口的工作人员,就从我下手了,把我从党委宣传部调整到生产车间当操作工。身边同事朋友有些不理解,甚至有人来安慰我。但我很是心平气和,我始终认为,老板不用我是他的无知和损失。

再说了,对于像我这样有爱好、有追求的人来说,根本不会在乎这些人生的际遇和得失。在做好工作的同时,业余时间就专心写作,岂不是很好。后来,又有厂领导私下问我想不想再回去,想回去他去说一下就就行。我的回答很让他失望:“我现在过得很好,不想回去了。”

对于我被从机关“整”到车间,我有自己的看法。我自认为是读着诗书长大的,是有学问的人,读书、写作、做学问花费了我大量的业余时间,因而也就没有和领导或同事多来少去套近乎,也没有经常在一起打牌、搓麻或喝酒。好一些的领导尊重我的个性,不但没有在工作上为难我,还与我交朋友。而一些心胸狭窄的领导就会对我另眼相看了,甚至认为我会对他的位子构成威胁,在关键时候以“性格孤癖”为理由来排挤我。我始终认为,我是一个有责任心、有爱心、顾全大局的人,并不“孤癖”,只是有些“孤傲”罢了。

在车间工作几年以后,看着这个厂越来越不行,濒临倒闭了,看准了一个机遇,立马拍屁股走人。经过竞争考试,应聘到一个更好的国有企业工作。

这么多年来,文学写作和做学问,是我的生命,也是我生活的点缀,想写就写,有话就说,有感而发,让我用毕生所学厚积薄发。虽然没必要给自己定个死目标,但我一直在努力,目标是做一个有学问的作家,而不只是文学界的小丑或过眼云烟。

雪中救树记

□ 蚌埠 韩国光

猪年大年初四的夜里下起了不小的春雪,望着窗外,我不由得又想起了那年春节的一场暴雪。那场蓄积了一冬的春雪来得真够撒野,其汹涌势头如同江海一般翻滚着、旋转着,一时间满城满巷的落雪便成了一种揪心的侵害。

我家楼下最东面那棵冬青树就是其中的受害者,我们一家三口从那路过时,它碗口粗的树干已歪歪倒倒地斜在了马路旁。那看不见清绿的树叶上压着大块大块厚重的冷雪,在呼啸寒风中,我虽然听不见冬青树呻吟的声音,却从它失重的姿态中感受到了这棵树所处的危难。这时我仿佛看到了一位脚下踩滑了雪的老人,身体打了一个不小的趔趄,正要往地上摔去。

遇着这种情景,小孩子的眼睛历来是很尖的,女儿“呀”的惊叫了一声,就望着我问:“爸爸,怎么办啊?”我又望着妻子,瞅瞅周围的路人,可能早晨我们出门太早,天又那么酷冷,雪白的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的脚印,并且头顶上零零散散的雪花又开始飘了下来。妻子说:“我们狠狠劲,看看能不能把树给扶正了。”接着,我们三个人拉开架式弯腰双手推着树,我大声吼着号子:“一、二、三——”但高高的冬青数只晃动了一下树头,落得我们三口人满脖子满身都是雪。这会儿路旁的一打印店的女老板隔着玻璃门全看到了这一切,她伸了下头扫了一眼,随即又把门关上了。

我们实在推不动树,机灵的女儿猛然就想到了报社的热线电话,可这时恰逢春节期间报纸休刊,想反映情况一时还不能登出来。我端详着这棵将要倒下的冬青树,突然想出一点子,回家用红漆在一旧黑板上写上几个大字:请救救我吧!并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,请热心者一

起联手把这棵树扶正。之后把这块小黑板靠在了冬青树旁。可能是我字写得大小,也可能是这条路过于偏僻,我一直没有接到别人关注的电话。过了两天,这棵活生生的冬青树仍像醉汉一般趴在凛冽的雪窝中,树头碧绿的叶子不断地被纷纷扬扬的雪片掩盖着,经风一吹,叶子都冻卷了起来。

为了让这棵冬青树能活下去,我拿来铁锹把露在土外的树根培上一堆土,想等待节后园林部门来处置。可我认为这挺有把握的事情不想出了个意外,那棵冬青树还没挨过春节,树干就不知被谁给锯走了,留下一个庞大的树头几天后也没有了。在暴雪完全化去时,那树坑的位置摆上了一只很大的打印店的新灯箱,十分显眼的红色我看着很觉得不是滋味,那是那棵冬青树流淌的血染成的吧?春天绿枝繁茂的日子里,当我看到几只麻雀在那光秃秃的灯箱上喳喳乱飞时,我不由地叹息了一声。当冷漠和自私疯狂地占据一些人的心灵时,我们的周围、我们的城市何止会无辜地死去一棵栽了多年的冬青树呀,其危害程度比那暴雪还要强上百倍。

就在我想为这棵树写点什么时,有天早晨我在那里又看到了可喜的一幕。有关执法人员处罚了那家打印店,当看到灯箱被扔上车,听到“咣当”一声响时,我心里真是畅快。随后园林师傅又在原处栽上了一棵粗壮的冬青树,在春风吹拂下,那稠密的绿叶似乎就像无数双手,在为我们一家先前的爱心行动尽情鼓掌着。这时我憋了多日的眼泪终于凝成了一句真诚的心语:城市的美好离不了更多有爱心者去携手参与,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家园!

自己的城市

□ 肥西 查鸿林

自从打着行囊离开小镇的那天起,我就预感再也不会回到生我养我40多年的小镇工作,我也不认同现在的小城所带给我的思思念念,它没有承载寄托我的水乡古镇和一草一木,心像漂泊在世间的一叶小舟,只有沉浮没有归宿的感觉。那些年,因为从小城回小镇的班车少,收工早,常常回不了家,我只能一直寄宿在女儿生活的城市,每天上班下班站在公交站牌边,和一千人挤着公交,体味着小城从未有过的生活。车上的各色人群,来自不同的方向和角落,一起涌向表演的舞台,啾呀的婴儿、斯文的少女、激情的大妈,平和的交谈、嘻哈的笑声、愤怒的谩骂,都能浓缩在小小的车厢里。

无论漫步在小城的街头,还是省城的公园,也无论是春天和煦的阳光,还是隆冬的冰天雪地,我总认为我呼吸的空气、踏着的土地、目中的蓝天,都与我无关,看不到熟悉的面庞,听不到熟悉的乡音,因为,那都是别人的城市,我就像一个产业工人,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。倒也好,出门一把锁,进门一盏灯,赛似神仙大侠,无忧无虑,无牵无挂,连小偷也奈何我不得。直到妻子调到我居住小区不远的单位,我才有了家的感觉,才重新拥有了约束,而不敢肆意妄为。我们在公园里散步,在商业综合体逛悠,时间让我见证了城市的发展,时间让我喜欢了这座城市。这些年,省城像一个新兴城市,到处都是大的建筑工地,机声隆隆,马达轰鸣,漂亮的地铁一条线接一条线地开通,宽阔的马路一条接一条竣工,崭新的小区一个接着一个交付,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笑容挂在脸上,幸福洋溢在胸口。傍晚,霓虹闪烁的街头,广场舞此起彼伏,大妈们翩翩起舞,粗犷生硬的腰肢变得纤细灵活;一群农民工围坐在巷尾的大排档边,大块吃肉大杯喝酒,不知谁起头领唱《鸿雁》,接着大伙不用指挥,一齐附和,唱得人人泪流满面;我猛然感到我和他们无异呀,我感觉我需要结束这段漂泊的历史,找到永久的归宿。

没想到过去繁杂费心的户口迁移,如今变得如此轻描淡写,只进一家门,二十分钟办得妥妥当当,电视上那霸气凌人的警花,也如此笑容可掬、温文尔雅。拿着证明我身份的深红色户口本,我有些恍惚,有些忐忑,感到疑惑,我猛地切了一下自己的皮肤,有知觉,才感到眼前的本子真真切切,我肯定了我是这座城市新的一员。晚上,芙蓉社区的人打来电话,确认我已经落户并告知相关情况。过去,我可以不需要关心这座城市,因为它与我无关;如今,我却如饥似渴地需要知晓它、了解它、熟悉它,我觉得我有了一份责任与担当,因为它属于我自己的城市,是我的第二故乡,我的女儿,我的孙子,甚至子子孙孙都将生活在这里。

走在城市的街头,再无漂泊他乡的感觉,心也有所寄托,其实它仅仅只是一种感觉,一种有了底气的感觉,走在属于自己城市的的感觉真好。

春
小五摄